

# 北疆文化的“活态档案”

——评“内蒙古东路二人台艺术展演周”剧目《月满隆盛庄》

◎朱洪坤

当清末隆盛庄的月饼炉火光跃入舞台，当四胡和扬琴的旋律缠绕着塞外商道的驼铃，由丰镇市乌兰牧骑创演的东路二人台新编历史剧《月满隆盛庄》以戏曲为舟，载着北疆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精神的璀璨光芒，在内蒙古戏曲艺术的长河中划出了一道惊艳的轨迹。这部作品既是对东路二人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，更是北疆文化提升行动中极具地方辨识度的“活态样本”——它以商埠传奇为骨、多民族交融为魂、传统技艺为脉，将塞外古镇的烟火气与中华美德的厚重感熔于一炉，成就了一部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”的舞台艺术作品。

## 地域文化的深度锚定： 从商埠记忆到北疆文化的具象化

《月满隆盛庄》的根基，深扎在隆盛庄这片“长城内外大驿站”（剧中语）的土地上。编剧冷恒以近乎考古的细致，将清末塞外商埠的繁华与多民族共生的生态，转化为可感、可触、可共情的舞台场景，让北疆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具象的生活肌理。

剧中对隆盛庄的描摹，是一部微型的“塞外商业史”：东西南北四大街的商号鳞次栉比，票号、缸房、陆陈行的算盘声交织成“买卖做到恰克图”的繁荣交响；三瑞元商号的中堂悬挂着“仁中取利，诚信辉映三川月；义内求财，勤俭迎来隆盛春”的条屏，关公塑像端坐案几，这不仅更是晋商文化的符号，更是塞外商贾“以信立市”的精神图腾。而月饼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，更是被赋予了文化载体的意义——从“热锅胡油火苗欢”的数板式制作流程，到中秋夜米官手中“圆圆的月饼映孤星”的抒情隐喻，再到尾声“黄金月饼”上的“团圆”二字，月饼早已超越了食物的属性：它已成为游子归乡的“味觉路标”（冯瑞隆病中紧抱的五仁月饼，藏着对米官的牵挂），更是北疆文化“包容共生”精神的物化象征。

这种地域文化的呈现，绝非简单的“风情展览”。当马贵端着蜜酥微子说“尝尝我们回族的手艺”，当塔娜带着八十大坛烧酒支援乡亲们消灭鼠疫，当小状元（张占魁）以抗清义士的身份捐粮救民，汉族人的诚信、蒙古族的豪爽、回族人的热忱与江湖义士的侠义，在“共抗瘟疫”“共护商号”的情节中拧成一股绳——这正是北疆文化“多元一体”的精髓：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叠加，而是在共同的存在与发展中，形成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精神共同体。

## 东路二人台的艺术革新： 传统式与现代审美的破壁融合

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东路二人台的“土味”与“活气”，是其最珍贵的艺术基因。《月满隆盛庄》没有为了追求“创新”而消解这份特质，反而通过与剧情、主题的深度耦合，让传统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（一）音乐唱腔：民族韵律与情感节奏的同频共振。

东路二人台的音乐灵魂，一定程度上在于“接地气”的旋律与“跨民族”的融合。剧中四胡

45年了，梁晓声家喻户晓，头上桂冠甚多，而“平民代言人”，我认为分量最重。2025年8月27日，在内蒙古举办的“北疆书展”上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梁晓声新作《掂量生活》，作为内蒙古读者，我倍感荣幸。

1983年，梁晓声的中篇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发表，1984年、1985年以影视剧面世，以思想与情感的养分，丰富了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。30年过去，令我迄今难忘的，却是改编自梁晓声长篇小说的电视剧《雪城》。

故事，已记不清，主题歌词却一字不差地镌刻在我心里：“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圆，哪个更亮。山上有棵小树，山下有棵大树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大，哪个更高……”那时，39岁的梁晓声，已在探讨人性之复杂的深度上，形成了二律背反、主体间性层面的哲学自觉。

就在《掂量生活》发布后，作者却说：“如果放到今天，这本书里选用的有些文章，我是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的。”这是长期被读者喜欢、赞誉，从骨子里为老百姓写作，其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荣获茅盾奖，改编成电视剧后收视率达4亿多的“常青树”作家，在诚恳地谦虚吗？

在读过《掂量生活》与梁晓声的交谈中，他说：“要允许人有缺点，允许人犯错误，甚至他人犯错是在损害咱自己的利益，也要理解，也要原谅。自私、利己，都是人性使然。”闻之，我浮想联翩。虽然他的桂冠戴在头上，他的心却从来都属于百姓；虽然他有太多的“精神粉丝”，他的日子却从来都过得与百姓一样。从他丰盛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“爱百姓之所爱，痛百姓之所痛”，名副其实。

“自己有缺点，会做错事，为什么不能原谅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呢？这是人性使然啊……”这番质朴而坦诚的大实话，不禁引发了人们由此及彼、由彼此及的



的醇厚与扬琴的清亮，并非简单的乐器叠加，而是与剧情情感同频共振：分红大会上，算盘舞的节奏与“包头月饼行，进账十万八千两”的数板结合，把商埠的热闹劲唱得活色生香；米官与秀兰“跨空对唱”时，绵长旋律缠绕着“圆圆的铜镜照愁容”的唱词，将相思之苦揉进音符里。

主题歌《平展展的大丰川》更是东路二人台“民歌化”特质的体现。歌词“胡麻开花满坡蓝”“浪翻麦田金灿灿”，用当地百姓最熟悉的自然意象勾勒家乡风貌，亦巧妙点明非遗技艺丰镇月饼制作必需的原料胡油与小麦粉，语言质朴如口语，却自带诗意；旋律高亢时如大丰川的长风，舒缓时如西河湾的流水，这种音乐处理，使其具有了“听得懂、记得住、传得开”的民间特质，又强化了符合北疆文化自身特色的辨识度。

（二）表演形式：载歌载舞的“生活性”与“戏剧性”统一。

东路二人台“唱念做打皆生活化”的表演程式，在剧中被转化为推动剧情、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。算盘舞不再是单纯的技巧展示，而是伙计们“金银满柜粮满仓”的喜悦外化——演员们手指翻飞模拟拨算盘，脚步跳跃呼应“六千二、五千三”的数板，把枯燥的算账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舞台语言；打月饼舞中，“抡圆按扁撒芝麻”“三次刷油金灿灿”的动作，既是对劳动场景的还原，更是对“绝门手艺代代传”的传承意识的视觉表达；塔娜逼婚时的“手绢颠轿”，红绸翻飞、鼓乐喧天，既符合蒙古族女子“敢爱敢恨”的性格，又以二人台特有的热闹劲儿，强化了在媒婆怂恿下“霸王硬上弓”的戏剧冲突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剧中“唱”与“舞”的结合从不脱节：米官唱“进不能，退不能”时，身体的屈伸扭动对应内心的挣扎；冯瑞隆唱“诚信是根本”时，手势的坚定与唱腔的铿锵呼应，把晋商的风骨立在舞台上。这种“唱舞一体”的表演，既保留了东路二人台“载歌载舞、生动活泼”的传统，又让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段唱腔都服务于人物与剧情，实现了“民间性”与“艺术性”的平衡。

## 创作手法的匠心： 导演的舞台叙事与编剧的语言诗学

一部优秀的舞台作品，是导演与编剧艺术理念的共生体。《月满隆盛庄》中，导演孙润平的

“视觉叙事”与编剧冷恒的“语言诗学”相得益彰，共同构建了这部剧的艺术高度。

（一）导演手法：历史场景的“沉浸式”还原与戏剧节奏的精准把控。

演员出身的导演孙润平，对舞台的“视觉质感”与“情感浓度”有着自己的追求。在场景构建上，他巧妙运用“虚实结合”的手法：舞台背景呈现的隆盛庄古镇写意轮廓、夜空明月，与舞台上的月饼烤炉、关公塑像等实物道具形成呼应，让观众仿佛“站在清末的隆盛庄街头”；鼠疫场景中，干冰营造的“烟雾”与村民“脸裹白布”的装扮结合，再配上“上吐下泻、浑身抽筋”的台词，将瘟疫的恐怖感具象化，却又不失戏韵的写意美。

更难得的是导演对“群像戏”与“个人戏”节奏的平衡。分红大会的群戏，演员们的走位错落有致——冯瑞隆与掌柜们寒暄、月河分发银票、马贵推销干货，多线并行却井然有序，把商埠的“活”气铺展开来；而米官独处炉前的个人戏，舞台灯光聚焦于他与月饼，背景渐暗，只剩下“圆月的月亮映孤星”的唱词，瞬间将观众拉入他的孤独与悔恨中。这种“繁”与“简”“虚”与“实”的切换，让剧情张弛有度，既展现了塞外商埠的社会百态，又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（二）编剧语言：方言俚语的“土味”与抒情唱词的“诗意”共生。

编剧冷恒的语言，是这部剧的“灵魂底色”——它带着隆盛庄的泥土气，却又藏着打动人心的哲思与诗意。人物对话全用方言俚语，却绝无晦涩之感：马贵说“四老财巷子的石板有两道深壕，得多少挂牛板车才能压出来”，一句活道出三瑞元的家底；塔娜说“好马登程奔到头，好汉做事做到底”，草原女子的耿直跃然纸上；月河私下抱怨“没好处谁愿意当孙子”，小人的市俗暴露无遗。这些语言不刻意雕琢，却精准贴合人物身份。

而唱词的创作，则展现了“方言诗意”的独特魅力。“喝醋酸入肚，刀割指头疼”，用最朴素的生活感受写失恋之苦；“冰欺雪压腊梅俏，寒冬盼尽春来早”，以北疆的自然景象喻人生沉浮；冯瑞隆的诚信唱段“诚字是摇钱树，信字是聚宝盆”，把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百姓易懂的比喻，既接地气，又有力量。这种“土味”与“诗意”

的统一，让这部剧的语言既保留了东路二人台的“烟火气”，又具备了文学作品的“感染力”。

## 主题的时代回响： 从传统美德到时代精神的当代转化

《月满隆盛庄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是一部“好看”的戏，更在于它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进行了有机转化，为当下社会提供了精神滋养。

冯瑞隆的“诚信”，不是僵化的“晋商符号”，而是穿越时空的价值准则——当他宁可亏空商号，也要“一家一户登门赔罪、双倍退钱”，当他怒斥章老爷“诚信是万里茶道的命，丢了它就丢了根、丢了魂”，这种“宁亏银子不亏良心”的坚守，恰是对当下商业伦理的警醒；汉蒙回等各民族共抗瘟疫的情节，不是简单的民族团结口号，而是通过马贵送白灰、塔娜送烧酒、小状元买药材的具体行动，展现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守望相助理念，这与当下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时代要求高度契合；而米官从“逃婚者”到“重振商号者”的成长，从“愧对义父”到“羊羔跪乳守身旁”的转变，则传递了“知错能改、担当有为”的成长主题，为当代青年提供了精神参照。

这部剧对“传承”的书写，更具深意——冯瑞隆守护的不仅是三瑞元的家业，更是“打月饼”的传统技艺；米官回归后重振的，不仅是商号的繁荣，更是“诚信经营”的商道精神。这种“技艺传承”与“精神传承”的双重书写，恰是北疆文化提升行动的核心要义：文化的传承，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保存，而是在时代语境中，让传统技艺活起来，传统美德立起来，民族精神传下去。

当然，作为一部新创剧目，《月满隆盛庄》也存在很多可提升的空间。比如，时间跨度中的情节留白过大（第三场“逃婚”到第四场“求婚”间隔两年，核心人物米官的成长与蜕变被简化为“熬过冬迎来春事业有成”的一句唱词，导致人物“浪子回头”的弧光缺乏支撑，观众难以共情其“重振家业”的底气来源）、情感转折的逻辑断层（从第二场“红盖头逼婚”的刚烈执着，到第四场“滚下马背摔醒，瘟疫劫后余生，该忘的忘、该放的放”的通透豁达，塔娜从“执念者”到“释怀者”的转变显得突兀，削弱了角色的立体感）、功能性配角缺乏“在地性”关联（小状元张占魁仅作为“救塔娜、抓月河、捐银票”的“侠义符号”，与隆盛庄的深层关联未被挖掘，导致其“仗义疏财”的行为缺乏情感根基）以及现代舞台技术的应用（LED、多媒体）反而削弱了东路二人台的“写意性”剧种的独特美学等。但当剧终的“黄金月饼”映出“团圆”二字，当主题歌“长城内外大驿站，万里茶道美名传”的旋律再次响起，《月满隆盛庄》已然超越了一部戏曲作品的范畴——它是北疆文化的一部“活态档案”，是东路二人台的一个“革新范本”，更是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对话的“成功实践”。它证明：传统戏曲不必“限于圈层、难破壁垒”，只要扎根地域文化、贴近时代需求，就能在舞台上绽放新的光芒；北疆文化不会“锁于地域、鲜见外界”，只要通过艺术的转化与传播，就能让更多人读懂这片土地的厚重与鲜活。



是母亲烙在他心灵上的家训。

可见，家长，永远是摩天大楼的奠基人。母亲目不识丁，却是梁晓声由衷感恩的第一位老师和文学启蒙者。那么父亲呢？

书中，他曾强调：“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”，即刻意成意味深长的“明世名言”！

朴，未加工的木头；素，未浸染的丝，均为“本真”的样子。人文，是以人为本，尊重其价值和品格的思想观念。父母之爱是本真的、培育、陪伴、培养，无不洋溢着朴素的人文关怀。

20多万字的散文集，书信不多。写给妹妹的一封信，却接地气、重实际、贴民心、讲客观，每一个字都真诚地替老百姓长志气、竖尊严，印证着血脉基因与精神基因之强大。

1996年，妹妹希望已然成名的大作家二哥，能动用人际关系为自己找一份好工作，这使梁晓声很为难。他推心置腹地写道：“对于小百姓而言，求人简直是高息贷款。我此话是指求人要给人好处，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志气，没了这志气，人活着的状态，往往便自行瘫软了。”这样的观点符合父母给予他们兄妹的“人文”精神吗？

弗洛伊德曾提出“人格三境界”的学说：不惜一切求生存，是“本我”，与一般动物差距不大；在社会规范中，理性地求生存，而且是美满的生存，是“自我”，与一般的人差距不大；只有用忘我的利他精神创造世界，才能达到“超我”境界。如此，母亲要求孩子们做人要有“人格”，又属于哪个境界呢？

“妹妹，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！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能够得到的生活，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。”信里掏心窝子的话，让读者透视到梁晓声的一种信念，即有担当、有尊严、不断自省的知识分子，必须具有高尚、纯粹、崇高的人格，否则，何以“为平民代言”！

那么，梁晓声人格根脉是怎样形成的？在妹妹面前，兄长的做人的底线很厚重，自觉不自卑：“我常想，我们的父亲，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山东汉子，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老实人，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呢……”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！的品性，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。”

至此，我茅塞顿开。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当我把母亲的“言传”和父亲的“身教”完全融合在一起时，梁晓声之所以能够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半个世纪初心不改地心系百姓、书写百姓，就因父亲仁慈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涌动在他

血液中，不断在他笔尖流淌，让读者明白，“挺直腰杆子，才能握紧笔杆子”的属于梁晓声的文人风骨，对当今的某些知识分子是多么强有力的警醒！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特大自然灾害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。不能衣着整洁上学的梁晓声，在哈尔滨全市小学卫生大检查时，被班主任赶出教室。羞辱，伤透了“一个男孩子的自尊”。在《我的小学》中，他用语言描写、动作描写、心理描写，复盘了当时严厉的班主任对自己的态度，足见此事对其伤害之大。

但品读《掂量生活》中这段往事时，他却恳切地说：“如果是现在，我是不会这样写的。”由此我懂了，班主任勒令学生讲卫生，是为了工作了生活，即便她没有同情心。因而，从“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，再到看山是山”，是作者客观地透视人性，以豁达的气度，用诚信、善良的“好人文”，凝聚起的别样的精神力量。但这并不妨碍他恪守教师必须“教书育人”的底层逻辑，在文章结尾处振聋发聩地呐喊：“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，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爱富媚权的心态！而嫌贫爱富，在我们这个国家，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、中学乃至大学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仍然不乏其例……我诅咒这种现象！鄙视这种现象！”

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文字，读者好奇的不是作者的面貌人生，甚至私下人生，而是他的隐秘人生：婚姻生活如何，家庭成员的状况怎样，对待金钱是什么态度，面对名利诱惑又会怎样，迄今，76岁高龄，他还会照料兄长吗……

当下，人际关系的远近，是以对自己的实际利益“有用”还是“没用”为衡量标准的。若干年前，当母亲收了很多需要关爱的“干儿子”“干女儿”时，亲儿子梁晓声很不理解。可是，从母亲病重到逝世，这些“不是亲生胜似亲生”的兄弟姐妹真诚的情感，却在感动梁晓声的同时令他反省。于是就有了《母亲播种过什么》。

这篇文章像一面镜子，无论对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还是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者，抑或作者本身，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。

在《兄长》中，他坦言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后，打伤过母亲，于是他“暗自祈祷，上帝啊，为了我的母亲、四弟和小妹的安全，我乞求你，让他早点儿死吧。”而由衷的善良，让他陪伴已83岁的兄长20多年，兄弟俩还将追溯着“家庭童话”相濡以沫地共同生活下去。

说实话，要做一个梁晓声持续倡导由诚信、善良、勤劳构成的“好人”并不难，让好人成为温暖时代的文化源远流长却不易。

这，正是梁晓声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巨大动力。

# 邂逅文明的万般美好

读《那么美好》有感  
◎红桃

翻开《那么美好》的扉页，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中华文明深处的轻门。这本由迟占勇主编、汇聚36位作家200余篇佳作的非遗主题閃小说集，以“非遗+閃小说”的奇妙组合，打破了传统读物的叙事边界，让我在百余字的方寸笔墨里，遇见了古老中国的鲜活模样，也触摸到了文化传承的滚烫温度。

煌煌中华五千载文明，非遗是镌刻其中的鲜活基因。可在过往的认知里，非遗总带着几分“距离感”——是博物馆橱窗里静静陈列的剪纸，是舞台上偶尔上演的京剧，是只存在于纪录片里的草原长调。而《那么美好》最打动我的，便是它用閃小说的“短、快、奇、巧”，为这些文化瑰宝注入了生活的气息与情感的脉搏。当窑洞里的剪纸遇上作家的细腻笔触，便有了故事里剪不尽的乡愁；当水乡的刺绣融入文字，针脚里便藏进了寻常人家的欢喜；当二十四节气与生活场景交织，时节的流转便成了可感可知的烟火日常。比如明子笔下的《银鬃马》，呼麦的旋律与骏马的奔腾在文字里交织，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草原非遗的辽阔与豪迈；马艳红的《葫芦》，以身边人、身边事为蓝本，让非遗技艺在平凡叙事里有了烟火气，读来就像听邻里讲述一段亲切的往事。这些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，却以小见大，让非遗从“遥远的文化符号”变成了“触手可及的生活片段”，也让我忽然懂得：原来文明的美好，从来都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里。

书中的每一篇閃小说，都是作家们对非遗最赤诚的告白。序言里提到，这些创作者来自天南海北，有的是奔波街巷的记录者，有的是三尺讲台的传道者，有的是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的耆老，有的是在创新中坚守的年轻人。他们身份不同、经历各异，却有着同样的热爱——扎根基层、深入生活，把对非遗的敬畏与对祖国的深情，凝练成百余字的篇章。刘国琳一人写下7篇皮影戏同题作品，字里行间满是对这门技艺的痴迷；冉之钟情珠算，以“索爷”为题创作3篇，让古老的计算技艺在故事里重焕生机；旅居北京的赵焕发，把对草原的思念写进《回响》，让长调成为连接乡愁与非遗的纽带；主编迟占勇更是带来8篇佳作，从京剧到秧歌，从皮影到二十四节气，每一篇都是他扎根家乡、触摸非遗的心血结晶。这份“因热爱而专注”的执着，在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内容的当下，更显珍贵。他们没有追求效率的速成，而是用最笨的办法、最真最的情感，去挖掘非遗背后的人与事，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温度，每一个故事都藏着匠心。

读《那么美好》的过程，也是一场“遇见中国”的旅程。在书中，我遇见了“可信的中国”专辑中《八岁红》里戏里戏外皆英雄的京剧名角，用坚守诠释非遗的传承；《独家秘方》里带着血脉深情的宣纸技艺，用匠心守护文明的根脉。我遇见了“可爱的中国”专辑中《天线宝宝》里对中医针灸的童趣诠释，让严肃的技艺多了几分灵动；《往事》里一听见倾心的赤峰雅乐，让古老的旋律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我遇见了“可敬的中国”专辑中《粤韵抗寇》里用粤剧宣传抗日的巾幗英雄月红，以柔弱之躯扛起家国责任；《大眼木匠》里爱憎分明、斗智鬼子的匠人，用手艺传递正义与勇气。我更遇见了“永续的中国”专辑中《对夹香百年》里代代相传的酥腌味道，让饮食非遗在时光里沉淀；《母爱》里久久传唱的蒙古族长调，让草原的声音跨越代际；《千里追宝》里以玉米皮粘贴画促进京蒙帮扶的故事，让非遗成为连接地域、续写新篇的纽带。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或许平凡，却共同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中国，也让我明白：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“古董”，而是能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、永续传承的文化生命力。

合上书页时，指尖仿佛还留着文字的温度。《那么美好》没有厚重的篇幅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它有“温度”，是作家们倾注情感的真诚创作；它有“厚度”，是对五千载文明非遗的深情回望；它有“广度”，是36位作家、200余篇作品勾勒的文化全景；它更有“高度”，是在快节奏时代里，对文化传承的坚定守护。在这个追求效率、追逐流量的当下，这本书就像一盏小小的灯，照亮了文明传承的小径，也提醒着我们：那些散落在阡陌间、活跃在市井里的非遗，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财富，那些为传承而坚守、为美好而创作的人们，是文明延续的脊梁。

原来，所有的美好遇见，都源于彼此的期盼与努力。当我翻开《那么美好》的那一刻，便邂逅了非遗的瑰丽、文字的力量，以及文明的万种美好。而这份遇见，也让我对脚下的土地、对身后的文明，多了一份敬畏与热爱——这或许就是这本书最珍贵的馈赠。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）

